

陆西星以“阴阳”范畴为核心的内丹思想

燕波

新疆师范大学 政法学院, 新疆乌鲁木齐, 830017;

摘要: 在道教内丹学中, 阴阳理论成为贯穿整个修炼体系的关键。陆西星以阴阳为核心构建其丹道思想, 强调通过“阴阳相合”实现精气互化与返本归元。他借用乾坤、坎离四卦象征阴阳的不同状态, 阐释宇宙从道到炁再到阴阳分化的生成过程, 并结合内丹实践提出“取坎填离”等具体方法。陆西星的理论继承并创新了道教内丹传统, 特别是在“顺凡逆仙”的修炼路径中, 通过阴阳互藏与动态平衡, 实现生命从后天状态回归先天和谐。他的思想不仅深化了易学与道教的结合, 也为内丹学提供了系统的哲学与实践模型, 为道教思想史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关键词: 陆西星; 内丹学; 阴阳

DOI:10.69979/3041-0673.24.5.039

“阴阳”作为中国哲学的重要范畴, 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古人对自然界日光变化的观察, 这一概念体现了对天地万物运行规律的直觉把握。在《周易》的理论建构中, 阴阳思想逐步发展为系统化的哲学概念, 对儒家和道家思想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。在道教中, 尤其是内丹学领域, 阴阳理论更被推至核心地位, 成为解释宇宙生成、生命修炼和身心转化的枢纽。正如俞琰在《周易参同契发挥》中所言:“古今丹书, 汗牛充栋, 千名万字, 引喻无穷, 得不谓之郑重乎? 然而寻度其源流, 则不过一阴一阳而已。”^[1]无论丹经中术语的繁多, 阴阳观念始终是贯穿内丹学的根本思想。在道教内丹学体系中, “乾坤”“坎离”“龙虎”“铅汞”“乌兔”“水火”等术语, 实质上是阴阳思想的不同象征与表现形式。因此, 掌握阴阳理论不仅是理解丹经的基础, 更是洞悉整个内丹修炼体系的核心。

明代内丹学大家陆西星继承并发展了南宗丹法, 将阴阳理论作为其修炼体系的核心范畴。陆氏曾言:“金丹之道, 必资阴阳相合而成。”^[2]陆西星不仅继承了南宗丹法, 还对其进行了创新发展。他的内丹著作摆脱了前人模糊不清的表述, 提供了更为明确的指导。本文旨在深入梳理和分析陆西星的内丹思想, 以阴阳概念为线索, 对陆西星的丹道思想进行新的诠释与评析。这不仅有助于更好地理解陆西星的内丹体系, 也为探索道教内丹学提供了新的视角。

1 一炁生阴阳

在阐述其丹道体系时, 内丹家常常受到“天人合一”模式的深远影响。他们在确保修炼方法, 即“人道”的合理性时, 总是以“天道”作为其理论的形上根据, 陆西星也是如此。他将“道—一炁”作为宇宙生成的结构, 以此揭示天地万物的生成过程。

在陆西星的宇宙生成论中, “道”即为“先天混元真乙之炁”。《金丹大旨图》有载:

“有物混成, 先天地生。吾不知其名, 强名曰道。”又曰:“无名, 天地之始。”又曰:“天下有始, 以为天下母。”盖先天混元真乙之炁, 为生天生地、生人生物之根。方其未有动机, 故溟滓无光, 声臭俱泯, 谓之无极。^[2]

该段主要是对“道”的属性和功能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。“有物混成”一句是对“道”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做出的论断。陆西星进一步解释道:“混成者, 一而未分之意。混沌未分之先, 一炁而已。”^[2]在此, “混成者”指的是未经分化的状态。在混沌未被细分和界定之前, 存在一种模糊而整体的概念, 这个概念可以用“一”来表示。此外, “混沌未分之先, 一炁而已”的表述强调了在混沌状态被划分之前, 存在着一种单一的能量, 即是先天混元真乙之炁。这种能量可以被视为整个混沌状态的基础。从功能性上来讲, 先天混元真乙之炁是万物生成的根据, 天地万物都依此炁而存在。

以气释道是道教的传统。由于“道”的抽象性和超越性, 人如何能对“道”产生认识便成为了矛盾。为了弥补这一认知上的难题, 道教学者引入了气论, 以提供对“道”的补充解释。“道”虽“无”, 但并不意味着绝对的虚无或不存在, 而是一种超越具体形态的存在方式。这种“无”具有恍惚的特点, 超越了人类的感知界限和语言描述能力, 但又通过自然界的显现与生成之理而可感知。这种“无”的特性, 正是将“道”与“气”相联结的哲学桥梁。值得注意的是, 陆西星对“先天真乙之炁”并非只是单纯的客观概念, 而是一种具有身心体验性的宗教经验性的表达。如他在《金丹大旨图》中所说:“在人至静无感不动者当之。”^[2]

陆西星在解释“炁化万物”的过程中, 引用了《悟真篇》中的内容来描述宇宙万物生成的过程:

“道自虚无生一炁, 便从一炁产阴阳。”太极者, 阴阳体具未分之象也。《老子》云:“道生一。”一, 即太极也。^[2]

陆西星在此点明，太极是阴阳未分的整体状态，即阴阳体具而未分离的象征。《老子》中所言：“道生一。”这里的“一”，就是指太极。通过这样的解释，陆西星强调了道作为宇宙本源的重要作用，展示了从道到炁，再到阴阳的生成过程。陆西星指出，在这个生成过程中，道是宇宙的起始点，一炁是道的直接产物，而阴阳则是通过一炁的分化具体表现出来的。陆西星通过结合老子“道生一”，“有生于无”的观点，并以“虚”来统摄“道”、“无”，用“一炁”来规定“一”，巧妙的将“道生一”的问题转向为“虚无生一炁”的命题。

经过如此转换，“道生二”的便表现为“一炁”分化为“阴阳二气”了。陆西星在《金丹大旨图》中写道：

是太极分两仪也。两仪分，则天包地外，地处天中，而阴中有阳、阳中有阴之妙寓于其中矣。何者？自虚无而生一气，是静极而动，阴中之阳也；两仪分而天包地外，地处天中，是动以涵静，阳中之阴也。邵子云：“阴阳之精，互藏其宅。”^[2]两仪的分化使得天地互为包容，形成了“天包地外，地处天中”的宇宙结构。这一结构中的阴阳关系，反映了彼此之间的对立统一。阴阳不仅彼此分立，且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中蕴含对方的属性。具体而言，这种“互藏”体现在阴阳转化的动态平衡之中。一方面，“自虚无而生一气”，即一炁从静到动的转化，代表阴中有阳的生发之机。另一方面，“地处天中”的格局体现了动中涵静，即阳中有阴的含藏之妙。这正是道教宇宙观中阴阳互含、相生的深层原理。

2 坎离返乾坤

在“道法自然”的宇宙生成模式中，陆西星提出了“顺凡逆仙”的修行方式，传统的道家思想强调天地万物依循自然法则而生成演化。然而，陆西星并未止步于“顺从生化之理”，而是以“逆向修炼”补充和深化了这一宇宙观。他主张“反其道而行之”，通过阴阳双修的独特修行路径，实现“返道归根”的修炼目标。

为了阐释阴阳流变的动态过程，陆西星以“阴阳”与人体相对应的方式加以说明，并借助《周易》的乾、坤、坎、离四卦来构建其内丹学的理论框架：

是知乾坤者，阴阳之纯也；坎离者，阴阳之交也。其在人也，情窦未凿之先，一乾坤纯阴纯阳之象也；既凿之后，阴阳之体，而互藏之精用矣。少阴之数八，男子得之，故二八而精通；少阳之数七，女子得知，故二七而天癸至。^[3]

乾坤象征阴阳的纯粹状态，代表先天未分、和谐统一的阴阳之气，而坎离则象征阴阳的交互的后天状态。具体而言，乾卦是纯阳，坤卦是纯阴，代表先天本原的完整性；而坎卦“阳中藏阴”、离卦“阴中藏阳”，代表了后天阴阳交融的动态平衡。

在陆西星看来，这种阴阳“纯”与“交”的关系不仅揭示了宇宙的运行法则，还反映在人类的生理和心理发展上。婴幼儿时期的生命状态接近阴阳未分的乾坤之象，具有先天的和谐统一性，即纯阳或纯阴的原始状态。随着个体逐渐成长，情感和性意识逐渐觉醒，“情窦初开”之时，便是阴阳开始相互交融之际。这种生理、心理上的转变正是阴阳互藏的过程，即“阴中有阳、阳中有阴”，在卦象上对应于“离”与“坎”两卦。

在此基础上，陆西星进一步提出了“乾男破而为离，坤女实而成坎”的理论。

陆氏曰：“此先天图位之说也。邵子曰：‘阴阳之精，互藏其宅。’且夫太极分而两仪，两仪而四象，四象而八卦，则离属之乾，而坎属之坤矣。离坎者，乾坤之交而成卦者也。男女者，阴阳之交而成质者也。故乾坤交，则乾不得不虚而成离，坤不得不实而成坎矣；男女交则阴不得不含夫阳，而阳不得不根夫阴矣。此坎离彼我之别也。”^[2]

陆氏的解读中，乾卦象征男子纯阳之体，坤卦象征女子纯阴之体，至二八、二七之岁时，乾坤交融，阳中含阴，阴中含阳，男子乾卦转化为离卦，女子坤卦转化为坎卦。与传统“坎男为月、离女为日”的说法不同，陆氏认为男子阳体在破而为离后逐渐复归为乾，恢复纯阳。女子阴体在交而为坎后也逐渐复归为坤，回归纯阴。传统易学是从卦理的角度去对万物进行分类概括。而陆氏是从卦的符号图像上去阐发变卦之理，并将之服务于丹道实践。

陆氏的这种解释是对《周易》卦象的创造性应用，揭示了男女体内阴阳交融、周而复始的修行机制，为丹道理论注入了新的理解。进一步而言，陆氏的“坎男为日、离女为月”理论基于“阴阳之精，互藏其宅”的观点，提出男女在后天阴阳结构上有着各自的禀气不全。男子禀阴气而体不全，女子禀阳气而体不纯，因此男子须通过破体向离、女子则通过破体向坎来实现阴阳的弥合。

陆西星特别强调四卦的交互运动过程，指出修炼的本质在于“调阴阳而化气机”，即通过逆返修炼使生命能量重新归于先天本源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乾、坤、坎、离的相互转换，象征着修炼者由凡入圣的生命升华之路。以坎离交媾为例，陆西星认为，这一象征性过程揭示了修炼中水火既济的核心原则，即通过对阴阳两极的主动调和，形成新的生命整体。

3 水火在身中

在道教内丹学中，后天之物有生有死，无法长存于世，因此修道的最终目标在于超越后天状态，返归先天本源。这种“返本归元”的理念贯穿于陆西星的丹道理论中。他提出，要实现这一目标，必须通过“取坎填离”的修炼方法，将后天阴阳的失衡状态调整为先天的和谐统一，最终回归纯阳的

乾卦状态。

陆西星将“取坎填离”的核心归结为采补“先天一炁”。所谓先天一炁，是宇宙生成初期未分化的阴阳混元之气，是生命得以存在和延续的本源能量。陆西星强调，这一过程不依赖外界物质药物，而是通过对自身精、气、神的内在修炼完成。丹道历史中，外丹家和内丹家对“药物”的理解存在显著差异。外丹家依赖铅、汞等化学物质，通过外在物质的物理炼制试图实现延年益寿或成仙的目标。陆西星虽然承认外丹在道教发展中的历史地位，但更推崇内丹的修炼方式。他明确表示：

夫人元之学，创鼎于外，而炼药于内。于是始有内药外药之分。而世之言外药者，率多不得其旨，以盲引盲，殊可悼痛！夫道在我身，内炼诚是矣，而何以创鼎于外？创鼎者，圣人不得已焉而为之之事也。^[3]

他强调，大药不假外求，人体自身便是炼丹的鼎炉，内丹修炼应关注自身体内的精、气、神，即内丹学所称的“三宝”。这些内在资源通过特定的修炼方法便可激发和转化为先天一炁，从而达到修炼目标。

陆西星借用道教中“乌兔在身”的传统说法，将人体视为一个与天地相通的小宇宙：

“天地者，阴阳配合之体也；日月者，阴阳互藏之精也。天地交则日月之精合矣，真精合则天地之液行矣。坎离，即日月也。”^[4]

“乌兔”原是太阳和月亮的象征，后被内丹学借用来自喻人体内的阴阳之气。陆西星认为，修道者通过“取坎填离”的修炼方法，可以在自身阴阳的协调中采得先天一炁，而无须依赖外丹的外物。他强调：“丹法以乌兔为药材，必须取坎填离，以铅投汞。”^[4]这里的“铅”象征坎中真阳，“汞”

象征离中真阴，二者的调和与转化被视为修炼过程中的关键步骤。通过这一过程，人体内的阴阳之气可以相辅相成，恢复到先天的平衡状态。

陆西星进一步将人体的身心视为阴阳之理的体现。他指出：

“身中有一点真阳之气，心中有一点真阴之精，故曰二物（所论身心不是一个，所谓分上下两弦，契坎离二卦者也。）心属乾，身属坤，故曰乾坤鼎器。阳气属离，阴精属坎，故曰乌兔药物。”^[4]

这表明，身与心并非单一存在，而是以阴阳的形式相对独立又相互依存。其中，心属乾，代表阳性；身属坤，代表阴性。故陆西星将“乾坤”视为炼丹的鼎器，而“乌兔”则为丹道修炼的药物。

陆西星通过这一理论架构，不仅将人体结构与宇宙阴阳体系紧密结合，还为内丹修炼提供了明确的理论基础。他的“取坎填离”方法强调了内在阴阳的互藏与转化，突出了修道实践的内在逻辑。

参考文献

- [1][元]俞琰. 周易参同契发挥[M]//《道藏》第20册. 北京:文物出版社;上海:上海书店;天津:天津古籍出版社,1988:214.
- [2][明]陆西星. 方壶外史·金丹就正篇[下][M]. 盛克琦编校.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
- [3][明]陆西星. 方壶外史·玄肤论[下][M]. 盛克琦编校.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
- [4][明]陆西星. 方壶外史·紫阳真人金丹四百字测疏[下][M]. 盛克琦编校. 北京:宗教文化出版社,2010.